

言语社区五个要素的文献综述

Pimwarin Sirisrisudakul¹

提要

关于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目前也存在许多争论，构成一个言语社区究竟必须具有哪些要素？通过对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进行综述与分析，笔者认为一个社区能成为一个言语社区，必须考虑“地域”、“人口”、“设施”、“互动”与“认同”这五个要素。各个要素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它们必须一起行动，如果缺少了一个要素或者某个要素没有达到标准条件，就不可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

关键词：言语社区、要素、地域、人口、设施、互动、认同

1. 言语社区的定义

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围绕言语社区这个概念近几年来发生了许多争论，国内外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对言语社区的理解不一致，他们对言语社区提出了不同的定义。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认为，言语社区是通过使用言语进行交际的一群人，言语社区的基础是说话人之间的频繁的交际活动（汤森，2007:225）。徐达明（2010:119）还指出布龙菲尔德的研究是针对“言语社区”的专门研究的发端，

¹ 陈嫣涵，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2012 级博士生

他所说的言语社区包含了三个要素，即一群人、言语互动与交际密度。社会语言学家之父拉波夫（Labov）为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认为言语社区的同一性体现在社区成员对语言变异的共同的评价以及拥有对社区的强烈的归属意识，希望被社区内的其他成员所认同。“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拉波夫确定言语社区的标准（罗玉石，2009：90）。甘柏兹（Gumperz）认为言语社区是通过共有的语言符号进行规律、频繁交往的一切人类聚合体，它依靠语言用法的显著差异与其他相似的聚合体区分开来。大部分长期存在的群体，无论是面对面交往所聚合的小团体，还是可再分为更次小区域的现代国家，甚至是行业协会或街区帮派，只要它们体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点，都可以被当作言语社区”（向音和李峰，2011:49）。此外，徐达明（2010:120-121）也指出“共有的语言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是甘柏兹提出的衡量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

中国社会语言学家也提出不少观点，徐达明（2010:118）指出言语社区也被译作“言语社团”、“言语共同体”、“言语社会”、“语言社区”或“语言集团”等。名称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不尽相同的理解。事实上，不仅是在汉语中，在其他语言中也是这样，语言学家对它的理解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杨晓黎（2006:82）认为言语社区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并且她还提出，为了消除“言语社区”概念上出现的种种分歧，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分析和确定这个概念的构成要素。周明强（2007:59）提出言语社区理论是社会语言

学的主要理论，是社会语言学家为了联系社会进行语言研究而采取的分析工具。罗玉石（2009:90）认为言语社区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进行语言调查的基本单位。此外，言语社区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的社区理论，作为社会学的社区理论产生的时间也比较晚。刘庆伟（2010:97）指出“言语社区”译自于英语“Speech Community”，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在早期中国语言学界，“Speech Community”有多种译法，如“语言社团”、“言语社团”、“语言集团”、“言语共同体”等。这些译法虽然不同，但是包含和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向音与李峰（2011:48）指出“言语社区”又称为“言语社团”、“言语共同体”、“语言社会”、“语言集团”。在社会语言学研究，很多学者都将言语社区视为首要的研究对象和调查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2. 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

关于言语社区的问题，除了在定义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之外，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也存在许多争议。言语社区要素究竟有哪些？大多数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言语社区由五个要素构成，即：地域、人口、设施、互动与认同。比如：周明强（2007:60）认为言语社区五要素在言语交际中的展示是不同的，地域、人口、设施是实体要素（或“客观要素”），互动、认同是非实体要素（或“主观要素”），实体要素会随非实体要素发生变化。王玲（2009a:84）以合肥科学岛社区调查为依据来讨论鉴定言语社区五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调查结果表明，言语社区五要素的作

用是不同的，彼此之间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徐大明（2010:121-122）通过“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明确了语言与社区的关系，他认为必须先确定社区，再确定该社区使用的语言变体，一个言语社区由一系列定量指标的组合来限定，因此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确认一个具有言语社区。言语社区理论的作用就是要列出言语社区存在的基本条件，并进一步将其落实为可验证的客观指标。言语社区是社会化的言语互动的产物。因此言语社区的要素包括“人口”、“地域”、“互动”、“设施”与“认同”。这些言语社区要素都可以转换为定量指标，从而用来进行言语社区的实体测定。李现乐（2010:264）认为言语社区的基本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即社会性要素和语言性要素。社会性要素主要体现在人口和地域方面，语言性要素则更多地体现在认同、互动和设施方面。刘艳（2011:96）以超女语言和白领群体招呼语使用调查为例，对言语社区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人口、地域、互动构成言语社区的外部形态，是发现言语社区的要素；认同与设施构成言语社区的本质特点，是鉴定言语社区的要素。

虽然各位社会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从整体来看大家都认为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具有“地域”、“人口”、“设施”、“互动”与“认同”这五项，但是关于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这个问题，也有社会语言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杨晓黎（2006:83）认为确定一个言语社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元素：可以大体圈定的区域，相对稳定而适量的人群，由区域群体成员

共同认可并使用的符号体系或者语言变体。“互动”和“认同”存在于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之中，而“设施”同言语活动没有直接关联，它们可以分别看作言语社区语言变体的构成基础和立体参照。杨晓黎提出的观点，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这个问题，但是笔者个人不太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鉴定与确定言语社区的时候，应该考虑地域、人口、设施、互动与认同这五个要素。由于各个要素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必须一起行动，如果缺少了一个要素，就不可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因此这五个要素具有构成言语社区基本要素的资格。此外，若将杨晓黎文中提出三个基本元素当中的第三个元素，“一个在这个言语社区中由群体成员共同认可的、遵守的并使用的，与其他社区或与整个社会语言有所区别的符号体系或曰语言变体”，这个句子来仔细地分析，那么这个基本元素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将“设施”、“互动”与“认同”这三个要素一起解释为一个元素而已，其实杨晓黎的三个基本元素跟大多数社会语言学家提出的五个要素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3. 言语社区五个要素的关系与作用

3.1 地域要素

按照徐大明（2010:121-122）主张的“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首先必须确定社区，所以地域是言语社区的首要要素。地域是言语社区的成员频繁使用共同的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进行交际互动的场所，而且周明强（2007:60）指出：言语社区的“地域”的概念是不能用自然疆

界来划定的。此外，向音和李峰（2011:50）指出，按照社会学的理论，社区可以分为区域性社区和非区域性社区。区域性社区主要指的是具有相对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的社区，非区域性社区则恰恰相反，它没有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的限定。因此，笔者认为这两种社区的最大差别在于地域界限的分界，第一类“区域性社区”，是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一定的地域界限内频繁地使用共同的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进行交际互动的场所。笔者以王玲的合肥科学岛社区调查为例，文中的调查结果表明“合肥科学岛”是有地域界限的社区，因为它有一定的地域限制，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就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董铺水库的西岸，目前占地面积2800余亩（王玲，2009a:80）。另一类是“非区域性社区”，是言语社区的成员进行交际互动的场所不必要受到地域的限制，其成员可以处在无地域界限的社区或者可能分散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过他们还是必须频繁地使用共同的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进行交往与联系，并具有共同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言语社区概念不注重社区的地域界限，而是特别注重言语社区成员之间能够频繁地使用共同的语言体系交际互动，能够遵循共同的语言规范，并且能够具有共同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目前流行的“网络社区”也是非区域性的言语社区，其言语社区的成员不用在明确的地域界限内面对面交往与联系，“网络社区”是通过网络进行交际互动，它超越了地域界限的限制，为成员能跨地域、跨国家进行交际提供了方便，它不是一个实体地域，而是虚拟地域，这个虚拟地域虽然没有明确的地域界限，但也必须有一定的范围，如：南京大

学在网络上开设的“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这个站点，主要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信息交流的场所，如：通信、聊天、讨论等。此外，网络社区的成员在这个虚拟地域里使用共同的网络语言体系进行交际互动，遵守共同的网络语言规范，对网络语言具有共同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李现乐（2010:265）引用了孙德平对南京大学小百合虚拟社区调查的结果，发现“小百合”这个虚拟社区的成员网龄越长，说明其在虚拟社区生活中越长；发/回帖次数越多，说明成员在虚拟社区互动越频繁；互动越频繁，说明其越认同网络语言（李现乐，2010:265）。这个结果表明“小百合”是一个网络社区，属于非区域性的言语社区，是因为其虚拟社区成员在“小百合”这个网络社区内频繁地使用共同的网络语言进行交际互动，并且他们也对网络语言有共同的认同感。

总而言之，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首先必须确定地域，而且言语社区的地域不一定有明确的地域界限，但是必须有一定的范围，而且言语社区的成员必须在该范围内使用共同的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进行交际互动。

3.2 人口要素

人口是构成言语社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言语社区的人口指的是使用共同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来进行交际活动的一定数量的人口，也可以叫作“言语社区的成员”。一群人是否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不能光考虑他们是否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即使是聚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互相来往，没有进行交际互动，没有使用共同的语言变体，没有共同的认同感，他们

就不可能被归属为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因此，要确认言语社区的成员，需要考虑到成员使用的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成员的交际互动、成员的认同感这些要素。此外，言语社区的人口既有稳定性，也具有流动性。我们以刘艳的超女语言调查为例，“超女语言社区”人口的构成主要包括参赛的超女和超女的粉丝们。对于每个超女来说，其粉丝的构成总是处于变化中的，当粉丝热情消退而离开了互动的论坛，也就不再作为超女言语社区的成员了，而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粉丝加入其中，成为社区的新成员（刘艳，2011:94-95），这说明超女言语社区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也具有流动性。另外，周明强（2007:62）指出：一个属于某言语社区的成员如果在地域上离开了原来的社区，但他仍然可以在异地和原社区成员进行频繁的交流，当然仍属该言语社区的成员。不过，他到了新的区域，也可以随着区域的变动而和另一言语社区的成员进行频繁的交流，那么，他就又成了另一言语社区的成员。周文提出的例子能证明人口的流动性是言语社区的一个特点，而且从这个例子也可以表明一个言语社区成员可以同时属于一个以上的言语社区。如，一个到中国来留学的英国人，他可能同时属于两个言语社区：第一个言语社区是他家乡英国，是用英语交际的，第二个言语社区是中国，是用汉语交际的。这位英国留学生都能跟这两个言语社区的成员进行频繁的交际互动，而且他能够对这两个言语社区产生认同感，因此可以认为他是属于两个言语社区的成员。

言而总之，言语社区的人口也可以叫作“言语社区的成员”，能被归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必须考虑他们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体系与语言规范、是否有频繁的交际活动、是否有共同的认同感。并且，一个言语社区的人口数量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也有流动性。

3.3 设施要素

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言语社区的“设施”是言语社区的成员在进行交际互动中所使用的“语言”。设施是言语社区不可缺少的主要要素之一，是因为鉴定言语社区的时候，要根据“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我们确定社区了之后，下一步也必须确定其社区使用的语言变体。徐大明（2010:145）提出言语社区的设施指的是一切有形无形的可以维持和保障社区言语交际活动的事物，而且他认为言语社区的设施要素主要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语言使用规范两个方面（王玲，2009a:81）。此外，笔者认为言语社区的“设施”也应该是言语社区成员之间进行日常而频繁的交际互动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变体、语言体系以及所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同时成员也要对这些语言体系、语言变体与语言规范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并且它们还是言语社区所拥有的公共财产。另外，汤淼（2007:225）指出：某一特定言语社区的成员相互交流时可能使用不止一种的语言或语言变体，而是使用若干种，每种各有其适用的日常活动的范围，其言语社区成员知道在哪种情况下使用哪种语言变体是恰当的。以王玲的合肥科学岛社区调查为例，从实际调查中发现，合肥科学岛社区内共有的语言变体有

普通话与合肥话，共有的语言使用规范就是公众场合使用普通话，私人场合使用合肥话（王玲，2009a:84）。

总而言之，一个言语社区确定地域了之后，就确定社区使用的设施。言语社区的设施主要就是言语社区成员在进行交际互动中所共同使用的语言，而且他们必须对该语言具有共同的认同感。

3.4 互动要素

言语社区的“互动”指的是“言语互动”。社会学家指出：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而对言语社区来说，其核心内容就是言语社区内人们的各种言语活动以及通过言语活动而形成的各种互动关系（刘艳，2011:95）。

“言语互动”是构成言语社区的核心要素，而且是作为鉴定言语社区的主要要素之一。比如说，有比较稳定数量的人口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可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互相交往与联系，表明这个社区缺少了“互动”这个核心要素，所以没有资格构成一个言语社区。又如，有一个人他与许多个言语社区的成员之间进行交际互动，可是不一定他是多个言语社区的成员，这必须用交际互动的程度来判定，如果他与每个言语社区的成员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互动程度或者能够保持频繁的交际互动的話，他就有可能成为多个言语社区的成员，这表明言语社区的成员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交际互动，才有可能被归属为其言语社区的成员，当然也要考虑到“认同”要素。此外，在同一个言语社区中成员之间的互动次数也不会一样的，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阶

层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等。比如，成员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他们的互动次数就可能越多，相反，若越陌生，他们的互动次数就可能越少。又如，如果他们是同一个行业的或者是相关行业的，他们的互动次数也有可能比不是同一个行业的或者不是相关行业的多。笔者认为虽然在同一言语社区的成员之间的互动次数不一样，但是只要他们在同一个言语社区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交际互动，他们就可以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另外，李现乐（2010:265）还指出：互动和认同紧密相联，互动程度直接影响到认同的程度。以王玲对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的调查为例，她用“有+VP”格式来考察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调查结果发现，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各个言语社区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变化趋势是同步的。如，口语中“有+VP”格式使用率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厦门”（77%）>“南京”（59%）>“阜阳”（32%）；同时，各个言语社区对“有+VP”格式的积极评价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是“厦门”（82%）>“南京”（75%）>“阜阳”（53%）。这个结果表明，各个言语社区在口语中对“有+VP”格式的使用率越高，对这个格式的积极认同率越高（王玲，2009b:128-129）。由此可见，语言使用率越高，越表明言语社区成员在社区互动越频繁，他们对其语言的认同率越高。

言而总之，言语社区的“互动”主要是指言语社区成员之间的各种言语交际活动，哪个社区缺少了“互动”，就不能构成

一个言语社区。此外，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言语社区成员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交际互动或者进行频繁的交际活动。

3.5 认同要素

言语社区的“认同”，指的是“语言认同”，它是言语社区的一个主要要素。如果一个社区缺少了“语言认同”，就不能成为一个言语社区。言语社区的“认同”表现在其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态度，而且王玲（2009b:124）认为通过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可以发现社区成员的语言认同情况。例如，夏历（2007:99）为了调查语言态度设计了一些和语言态度相关的句子，将对这些句子的看法设计成“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有些反对、完全反对”五个程度级，构成了一个二维的五度量表来测量农民工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功能评价、地位评价、情感认同三项内容。如果社区成员的语言态度是一致的、统一的，就可以表明该社区成员具有共同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该社区成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一致的，就可以表明这个社区有可能是一个言语社区。此外，徐大明指出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言态度的一致性也是判定言语社区的重要指标（刘艳，2011:92）。以王玲的合肥科学岛社区调查为例，其调查结果显示，在科学岛成立初期，第一代移民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的一致性并不强，因此，以第一代移民来看，科学岛社区还不是一个言语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中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的一致性程度越来越高，最终成为一个言语社区（王玲，2009a:84）。从这个结果上看，语言使用是社区成员言语互动的表现，而语言态度是社区成员语

言认同的表现。因此，如果言语互动与语言认同这两个要素是一致的话，鉴定一个言语社区可能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总而言之，言语社区的“认同”表现在言语社区成员对他们使用的语言的语言态度，如果他们的语言态度是一致的，表明他们对该语言具有共同的认同感。此外，当社区中的言语互动与语言认同是一致，社区就能成为一个言语社区。

4. 结语

综上所述，言语社区理论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可是关于言语社区的定义，许多社会语言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此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目前也存在许多争论，构成一个言语社区究竟必须具有哪些要素？通过对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进行综述与分析，笔者认为一个社区能成为一个言语社区，必须考虑“地域”、“人口”、“设施”、“互动”与“认同”这五要素。一个言语社区的人口数量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必有极强的稳定性，他们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是没有地域界限来限制的，他们必须使用共同的语言体系或者语言变体以及遵循共同的语言规范，并且他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交际互动或者进行频繁的交往活动，同时他们必须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简单地说，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地域必须有一定的范围，人口数量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互动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设施与认同也必须是一致的、统一的。如果某个社区能达到上面的标准条件，就可以确定其是一个言语社区。由于五个要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因

此它们必须一起行动，如果缺少了一个要素或者某个要素没有达到标准条件，就不可能构成一个言语社区。

参考文献：

- 李现乐. 2010. 试论言语社区的层次性,《东北大学学报》, 5, 262-272.
- 刘兰芳. 2010. “言语社区”的本质,《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3, 133-134.
- 刘庆伟. 2010. 论“言语社区”的内涵及其合理性,《天中学刊》, 1, 97-99.
- 刘艳. 2011. 言语社区构成要素的探讨——以超女语言和白领群体招呼语使用调查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 2, 91-97.
- 罗玉石. 2009. 外来民工子女言语社区探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1, 90-94.
- 汤淼. 2007. 言语社区理论初探,《科技咨询导报》, 7, 225.
- 王玲. 2009a. 言语社区基本要素的关系和作用——以合肥科学岛社区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 5, 80-85.
- 王玲. 2009b. 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为例,《南京社会科学》, 2, 124-130.
- 夏历. 2007. 农民工言语社区探索研究,《语言文字应用》, 1, 94-101.
- 向音、李峰. 2011. 军事领域言语社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 1, 48-53.

徐大明. 2010.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晓黎. 2006. 关于“言语社区”构成基本要素的思考, 《学术界》, 5, 82-86.

周明强. 2007. 言语社区构成要素的特点与辩证关系,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5, 59-64.

ABSTRACT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Speech Community

Pimwarin Sirisrisudakul

Currently, there is a much debate about which elements must be considered in forming the Speech Community.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forming the Speech Community, including "region", "population", "facilities",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Each element is equally important, so they must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and must act together. If any element misses from the feature or does not meet the standard conditions, it won't be able to form a Speech Community.

Keywords: *Speech Community, element, region, population, facilities, interaction, identity*